

· 学生工作与学生事务 ·

精英高校大学生自我认同的破碎与重塑

——基于对象网络社群的扎根理论研究

廖青¹, 肖甦²

(1.上海师范大学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上海 200234;

2.北京师范大学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对精英高校大学生集聚的某网络社群民族志和案例资料进行扎根理论分析, 结果发现: 由于陷入专业选择和理想规划之惑、学业和求职就业之困, 当事人的自我认同相继破碎, 面临成年初始期的自我同一性危机; 其后在家庭期待、现实生活情境、网络社群等条件干预下, 他们选择转换赛道、自我调整以寻求学习的乐趣、逃离现有评价体系等策略来应对困境, 在协调多重现实中艰难重塑自我认同。改善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文化衔接, 或许能有效消解自我认同建构的体制性障碍。

关键词: 精英高校; 大学生; 成年初始期; 自我认同

中图分类号: G645.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4203(2022)05-0074-12

Negotiating Multiple Realities: A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on Elite College Students' Self-identity in an Online Community

LIAO Qing¹, XIAO Su²

(1.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Educatio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2.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grounded theory analysis of the ethnography and case dat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elite university students faced the crisis of self-identity in emerging adulthood, because of the confusion of major selection and career planning, the setbacks in study and career, and their broken self-identity. Under the intervention of family expectations, real life situations, online communities and other conditions, they chose to change the course, self-adjustment, escape from the existing evaluation system and other strategies to cope with the dilemma. Improving the cultural connection between basic educ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and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labor market, may effectively remove the institutional barriers of self-identity construction.

Key words: elite university; college student; emerging adulthood; self-identity

收稿日期: 2022-02-1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9CSH023)

作者简介: 廖青(1988—), 女, 江西新余人, 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副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博士, 从事教育社会学研究; 肖甦(1961—), 女, 黑龙江哈尔滨人,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授, 苏联教育科学院教育心理学博士, 从事比较教育研究。

精英高校大学生遭受挫折之后自我认同的破碎与重塑,是高等教育普及化与经济增速放缓叠加背景下衍生的重要问题,该议题近年来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与思考。笔者通过网络民族志和半结构化访谈对这一问题凸显的某网络社群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追踪研究,扎根理论呈现的核心类属为:遭遇挫折的精英高校大学生自我认同的艰难重塑需要协调多重现实。以下按照一般结构呈现这项扎根理论研究的过程与结果,在宏观社会结构与个体位置、当下处境与整个生命历程的交汇处展开分析。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一些青年群体聚集的某网络社群下成立了名为“985废物引进计划”的小组,迄今已有超过12万名成员。小组内部所做本科学历调查显示,大部分成员是“985工程”或“211工程”高校的毕业生或在校生。他们在求学、就业过程中遇到挫折,自称为“废物”。小组创建者的初衷是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和有相似生活经历、情感体验的人分享失败经历,互相抚慰,交流信息,监督学习。随着小组成员的增加,其影响力也不断扩大,许多报刊媒体将聚光灯对准了这个规模巨大的青年亚文化实践场所。有研究者从学业之废、求职之废、心态之废三方面分析后指出,这一现象代表了精英高校大学生的集体失意^[1];也有研究者认为,该网络社群信息折射了组内成员破碎的自我^[2]。

“985工程”是精英高校的重要象征,而“废物”饱含自我否定之意,给自己贴上这个标签的个体和关注这一现象的局外人都认为,二者并置绝非符合预期的表述,这种表述本身就蕴含着矛盾和张力。初步看来,该社群成员执念卓越却自称“废物”的现象体现了当事人既无奈又茫然、既自恋又自卑、既怨恨又自嘲、既心有不甘又踌躇失路的矛盾状态。他们在网络世界中寻求心理安慰和情感共鸣,在身份认同上表现出画地为牢的尴尬困境。

一方面,我们需要理解破碎的自我和集体性的失意因何而致,加入该社群的成员是否有某些共同特征可供识别,能否勾画出该社群12万多成员的共相,本该拥有光明未来的精英高校大学生为何给自己贴上了“废物”的标签;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透过自我否定的表象,追问他们究竟如何看待自己,进而探寻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精英高校大学生遭遇的心理危机将要走向何方。

二、理论回顾:高等教育、现代社会与自我同一性危机

在埃里克森(E. H. Erikson)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中,自我同一性和角色混乱的冲突是12—18岁青春阶段个体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在工业社会中,对自我同一性的探索并未止步于18周岁,在随后的“延长的青春期”(extended adolescence)阶段,个体身份探索依然在继续。阿奈特(J. J. Arnett)称其为“成年初始期”(emerging adults)^[3],持续的时间为18—25岁,这一阶段与之前的青少年时期以及后来的成年阶段都有明显的差异^[4],是青少年至成人的过渡期,他们探索人生道路并逐渐形成自己的身份认同。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乃至普及化时代,从学生生活向成人世界过渡的时间变得更加长,而且与“成年初始期”在时间上高度重叠。在这个历时较长且不确定的生活阶段,青年群体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不断建构新的身份认同,其核心是长期成长中建构的“可能自我”与当下现实进行不断协调的矛盾和张力。以普及化时代精英高校的大学生为例,高等教育在个体自我认同的道路上兼具压抑和促进的功能。一方面,自我认同必须沿袭自个体对早期学校教育经历的回顾,这种回顾本身即是以反身性方式形成的个体叙事,是自我认同的构成部分。^[5]早期教育经历在赋予他们自我认同核心内容(如“我是现有制度的胜出者”)的同时,也迫使他们在随后的生命历程中面临续写这份荣光的压力。例如,知识改变命运的教导使得精英高校的大学生愈加相信自己等待的是即将“盛装出场的未来”。另一方面,高等教育为他们提供了自我实现的可能,为卷入其中的所有人提供了理想自我得以表达的渠道。而理想自我是自我身份认同叙事得以最终成型的模板,居于核心地位。^[6]

高等教育往往也可视作青年群体从单一的学生生活轨道转向机会多样的成人世界的惊险一跃,其间伴随着多样化的尝试和选择,因此也有徘徊和反复。^[7]21世纪初,有人提出用“奥德赛期”(the odyssey years)来隐喻这个过程,即借用《荷马史诗》中奥德赛的十年艰苦跋涉与漂泊——经历种种困苦终抵故乡的漫长且充满危险的历程——来描绘现代社会青年群体从青少年到成人世界的跨越。在自我的发展路径中,当前的自我同一性是由个体成长的历史

背景和当下所处情境决定的。危机产生于价值和目标体系轰然倒塌之际,处于“奥赛德期”的青年群体在面对动荡的外部环境时,旧有的价值体系崩塌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他们丧失了赋予日常生活以意义与目的的价值体系,严重的焦虑感和抑郁感随之席卷而来。在不确定的迷茫状态中,个体自身以及外部环境都迫使他们作出价值承诺,同一性危机则会加剧。^[8]如埃里克森所言,在自我同一性道路上,最让人遭受痛楚的是应该相信什么、应该或可能成为谁的问题,那些阻止他们成为他们以为自己应该能够成为的那种人的压抑感是患者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9],也是本研究中执念于卓越却无法自洽的当事人的心理困扰。

埃里克森主张的自我同一性是自我在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建构起来的。^①高等教育是个体由学生生活迈向成人世界的最后一块跳板,这块跳板承接个体从过去到未来的可预期的成长轨迹,具有强烈的内在参照性。与此同时,学校之外的世界也为自我发展提供了支持,但在成为要面对的不确定性的根源时,它就闯入了个体自我发展的进程中。吉登斯(A.Giddens)认为,探寻自我身份认同是一个现代性问题,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使得分离的个体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0]不过现代社会提供的自我认同背景兼具多样与破碎、无力与获取等多重属性。

首先是多样性的陷阱。现代社会不再为踏入其中的青年人提供庇护性的包分配流动机制,取而代之的是灵活多变的职业生涯。不确定性风险对个体内在认同的侵蚀也是有目共睹的。^[11]在对自我感进行重塑的过程中,青年群体需要不断地尝试不同可能,寻找一条通往自己未来的道路。

其次是碎片化的经验。无限多的可能性也映衬着行为选择的多样性。从表面看去,丰富多彩的成人世界对个体是开放的,实则如戈夫曼(E.Goffman)所言,当个体离开某个情境进入另外一个情境时,他会很敏感地依据特定环境的具体要求来调整“自我的外在形式”。^[12]碎片化的经验并不必然导致自我的碎片化,却是焦虑的重要根源。不过在部分多元化场景中,多元性有可能促进自我的整合。比如经历向上流动的弱势阶层出身的大学生,他们会借助两个阶层的差异,巧妙地利用此种多元化创造独特的身份认同^[13],并且积极地将不同场景的元素融合进一个整体性叙事。概言之,碎片化的经验是重构自我的重要外部情境。

最后是身处多元和复杂社会时体验到的无力感。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中的个体无法较好地掌控那些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影响的因素。^[14]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这种掌控从个体自己手中让渡给了市场的支配性影响,与生活环境相互建构而生的自我认同也和断线的风筝、无根的浮萍一样。复杂社会中体验到的无力感,亦使得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在自我认同生长过程中的作用被大大削弱。

总体来看,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精英高校对学生个体的自我认同探索兼具压抑和促进功能,而现代社会提供的自我认同背景兼具多样与破碎、无力与获取多重属性。

三、研究方法和过程

笔者在该网络小组成立之初即定期浏览其发布的相关信息,见证了小组人数逐步攀升至今天逾12万的历程。本研究以非参与式观察方式对小组的“校规 & 通知”、“经历 & 共鸣”、“讨论 & 咨询”、“干货 & 打卡”、“娱乐 & 开心”等板块进行网络民族志考察,并对获得的资料进行整理和编码,进而将之归为两类,一是当事人对求学和就业的自述,二是某些话题之下的跟帖讨论。第一轮非参与式网络民族志考察所收集的资料信息含量差异较大,我们选取了叙事完整的当事人“明熙”,对他的自述内容进行初次编码,将类似的代码合并为类属,辨别各类属的属性和维度,以便进一步发展和丰富类属。在完成对“明熙”自述内容的编码后,我们按照信息密度的高低对其他成员有关求学和求职经历的叙事进行了编码。此外,一些引发小组成员强烈共鸣的帖子往往会有许多跟帖讨论,这一部分资料较少关涉发言人的求学和求职经历,而更多的是他们对求学求职问题乃至身份认同的看法。上述步骤完成后,本研究基本理清了该网络社区自2020年5月成立以来所发表内容的主要脉络,如表1所示。

在对网络民族志方法所收集资料进行三级编码后,我们提炼的核心类属是协调多重现实的自我认同重塑。^②但不同于一般的扎根理论研究中由研究者主动发起访谈所建构的意义解释,网络民族志方法收集的资料具有碎片化的特征,在本研究中较少能看到哪一位小组成员在群组内留下了涉及上述九个类属的完整叙事。因此,以上提炼的故事线并非源于某几个人的历程,而是基于千万个体的碎片化叙事拼凑而成的。

表1 研究对象网络社群发表内容的概括

类属	属性	维度
1.误打误撞的专业选择	了解信息的渠道	网上查资料,咨询亲友
	兴趣匹配情况	尚不清楚自己对什么感兴趣,无法匹配;长辈建议的专业,不匹配自身的兴趣;以为符合自己的兴趣,读大学期间发现不符合
	决策过程审慎程度	只在填报志愿的那几天想过这个问题,比较仓促
2.高远且模糊的理想和规划	期望水平	阶层跃升,“人上人”
	明确程度	还不清楚、明白
3.各不相同的专业学习	能力匹配程度	学不明白,被大神碾压,能应付,只会做题
	专业学习状态	直接躺平,及格万岁,随大流不掉队,认认真真
	专业学习结果	触及退学警戒线,挂科,无法按时完成任务,顺利毕业,拿到国家奖学金,获得保研资格
4.求职就业不理想	工作待遇	低,还可以
	专业化程度	门槛低,普通本科也可以做;较高
	与期望的匹配程度	低
5.家庭的影响	家庭条件	较差,还可以,经济上并不匮乏
	父母期望	阶层跃升,金字塔顶端,活着就好
	沟通交流	彼此不理解,施加了极大压力
6.复杂的现实生活情境	生存心态	迷茫,从众,滞后于外界的变化
	竞争程度	高度的竞争,普遍性内卷
	高考的意义	是手段不是目的;鸡虫之争;社会评价体系的内化;人生有多条赛道,高考只是其中之一;人生的高光时刻
	文凭的价值	敲门砖,是个跳板,能过部分正规公司的简历关
7.网络社群	网络遭遇	得到建议和安慰,被猎奇,被指责,被评价
	情感体验	减轻心中压力,伤口撒盐,心态爆炸,二次伤害
8.多样化的应对策略	转换赛道	退学复读,换专业;跨专业考研,考公,换工作
	自我调整	躺平,接受自己的平凡,放弃宏图大志;自救,寻找学习自身的乐趣;在学校的帮助下补考,拿到毕业证书;逃出现有评价体系
9.协调多重现实的自我认同	与自己协商	接受自己的平凡,无法自洽走向沉沦,无法自洽积极自救
	与外界协商	与外界期望互相建构,与外界压力共生共行

为了更加连贯地理解自我认同的破碎与重塑,在非参与式观察之外,研究者仍需要基于互动所建构的意义解释。因此,本研究还采用了第二种资料收集方式——半结构式访谈。访谈提纲的核心内容就是自我否定的发生、发展以及自我认同的重塑,选定的访谈对象均为该网络小组的成员。本研究通过发送站内邀请信的方式获得了9名受访者的回复,其中8人通过在线语音方式进行访谈,1人通过回复文字稿的方式进行访谈,笔者随后进行了文字转录工作。总体而言,本研究是综合网络民族志和访谈两种不同来源的资料,按照扎根理论分析技术展开的。^[15]

四、研究发现:协调多重现实的自我认同之旅

上述九个类属构成了本研究故事线的基本框架,核心类属是自我认同的重塑。重塑之旅以自称“废物”的自我否定为开端,他们选择专业既难以匹配兴趣也缺乏审慎思考,理想规划既高远又模糊。虽然在专业学习各属性维度上有多多样化的表现,但均未能逃过心态“之废”。在多重现实的干预下,该网络小组成员采取了多样化的应对策略。自我否定

仅为表象而非内核,以自我否定为开端的重塑自我认同之旅已经开始。以下论述将按照上述几个部分展开。

1. 他们为什么自称“废物”

组内讨论极热烈的是“让自己废掉的专业”和“作为‘废物’的自己现在最羡慕的专业”,前者被称为“天坑”,后者被称为“白月光”,跌进“天坑”专业是许多小组成员回顾自己变成“废物”经历的开端。不难理解,身在“天坑”专业,学业成绩不理想、求职就业不理想的小组成员即将走入自我认同危机。不过本研究也注意到,外界认为的“白月光”专业和大学对优秀学业表现的奖励并不足以保证他们免遭自我认同危机的困扰。

(1) 专业选择和理想规划之惑。

从资料来看,专业选择和理想规划上的不如意是当事人否定自我的外在原因。自称为“小镇做题家”的当事人由于家庭条件限制且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刷题,诸多真实生活体验在其成长历程中是缺位的,不仅没有机会见识现代社会多样的职业选择,也无暇关注周遭充实烂漫的自然环境和情感生活。他们可能只在高考结束后需要填报志愿的那几天才思考专业选择的问题,部分当事人用跌进“天坑”来形容自己选择专业的过程。在互联网时代,他们能够接触到一些普遍性的专业填报建议,分别对应三个属性,即了解专业的相关信息,匹配自身的兴趣,作出审慎的抉择。在丰富这些属性维度的过程中,本研究发现他们获得的结果非常单一。当事人对专业的了解来自网络上的冷知识,如“该大学唯一的5A专业”,没有任何热知识。有些甚至是对专业名称顾名思义的猜测:“自动化太热门,基础学科不好就业,轻化工听起来肯定是污染小、对身体伤害小、就业广的专业。”(“明熙”)在兴趣匹配上,当事人遭遇了大致相同的困境——不知道自己的兴趣是什么。“‘废物’没有所谓的兴趣,只会做题,能有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的人算得上‘废物’吗?从小到大一路做题的做题家才算得上‘废物’。”“兴趣是什么,我就是个只会傻读书的做题家。”在信息不对称、兴趣不明确的基础上,决策过程已经无法做到审慎,甚至可以用仓促来形容。“可能只有在填报志愿的那几天想过理想和规划的事情。”(“灵均”)

组内用“天坑”和“白月光”来形容就业困难的专业和前景较好的专业,但成员们就读的专业并不都是组内公认的“天坑”专业,有一些成员就读计算机、商科、金融等公认的“白月光”专业。这也就是说,依然无法将组内成员自称“废物”的原因归为选定了一

个就业前景不明朗的专业,不同专业、不同学业表现的当事人都有可能成为“失路之人”。

在早期学习经历中,学业成绩本身扮演了目标的角色,高考分数代替了理想,是当事人读大学之前的学习动力来源。有人将理想的大学称作“梦校”,将校名写在显眼的地方激励自己,但当他超常发挥、分数远超这所“梦校”时,他会毫不犹豫地填报录取分数更高的大学,而如果未能正常发挥,“梦校”则依然能够充当“理想”。当他们把考上某所大学当成人生理想时,“价值观、理想、人生观随着分数的高低像一阵风一样飘忽不定”(“凯峰”)。尽管理想规划本身十分模糊,但当事人所使用的关键词汇多有“自命不凡”、“阶层跃迁”、“好高骛远”、“金字塔尖”、“人上人”、“优越感”等,这表明他们对理想规划又都非常看重。

(2) 学业与求职就业之困。

专业学习类属不同属性上的维度比较丰富,如果将能力匹配程度、学习状态、学习结果三个属性关联起来,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类型的个体。一类人能力匹配程度较弱、同伴竞争压力大,导致其在学习上只追求及格,直接“躺平”,最后在挣扎中触及学业警戒线,被迫补考、重修、延期毕业甚至退学。“专业的东西对我而言太抽象,数学功底要求不低,(我的)智商和学习能力又一般。通宵复习过不下10次,有些专业课临时抱佛脚没用,还都是英文授课,平时PPT作业考试卷子全英文,题干都看不明白,只能等着挂。”同伴竞争压力也大,“虽然是‘小镇做题家’,但是到了大学被各路大神碾压,觉得自己无法同台竞技,索性直接躺平”(“卓然”)。

第二类人在各属性上截然相反,他们的能力与所学专业的要求匹配度较高,而且学习投入度也高,有的甚至在顺利完成学业的基础上拿到了诸多荣誉奖项。如“明熙”“在大学毕业之前从未怀疑过自己的专业选择”,他的高考成绩全省排名在2700位左右,是某国家级贫困县的“榜眼”,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以后第一次出远门,跌跌撞撞地坐了30多个小时的硬座车来到广州。“大学没有不好好读,认认真学造纸,专心准备去纸厂,大学四年没有挂过科,基本不睡懒觉,周末出去发传单挣生活费,暑假去园林科帮忙,心态积极乐观,不打游戏不谈恋爱。”从学习结果来看,在大学多元化的评价系统之下,他们也能够很好地胜出。但“明熙”为何也卷入自我否定的漩涡?这可从其求职就业经历中找到直接原因,因为精英高校中优秀的学业表现不足为当事人锚定一份符合预期的工作。

求职这一类属有工作待遇、专业化程度、与期望的匹配程度三个主要属性,如果将三个属性关联起来,可以发现四类不同个体。一是工作待遇尚可,但专业化程度较低,不符合当事人预期的类型。“我当时毕业的时候会去电视台实习,后来去做娱乐营销这种工作。了解这个行业之后,你会觉得它其实是一个没有什么学历门槛,但非常熬人的工作。做节目需要一直守着它耗着它,但是你做的事情其实没有那么多门槛。”(“清芷”)二是工作待遇较低、工作环境较差,但专业化程度较高,非常不符合当事人预期的类型。“那时候真是又苦又惨,……专业对口的工作,不仅温度高似蒸炉,环境吵超过工地,脏乱差如垃圾场,而且很危险很伤身体,……一个月休四天,三班三倒没有加班费,……住十二人员工间。”(“明熙”)三是工作待遇低、专业化程度也不高,不符合当事人预期的类型。“毕业后在那家公司做海外营销的工作,……做一些高中生都会做的或者是和专业毫不相关的事情。虽然公司赚得盆满钵满,但最后连我们的奖金都找借口不发,感觉自己被资本家榨干了一切,最后工作了六个月的我不忙逃了出来。”(“静紫”)四是工作待遇尚可、专业化程度较高,但仍然与当事人预期不匹配的类型。“毕业后在家乡省会国企工作,曾与组里无数帖子描述的一样,感受不到人生的意义。夹在学生时代偶尔的高光时刻与一地鸡毛的现实之中苦寻出口。”(“惠然”)上述四种类型,无论工作待遇好与坏、专业化程度高与低,当事人都认为所从事的职业与自我的期望并不匹配,可谓“殊途同归”。

从表面来看,自我否定似乎与个体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就读“天坑”专业、学业成绩不佳、求职就业不顺密切相关,更进一步分析,欠缺清晰稳定的职业规划和人生规划也是症结所在。不过扎根理论呈现的属性和维度似乎并不支持上述解释,无论家庭出身如何,所读专业是否好就业,所在工作岗位是否是别人认为的“白月光”,都有可能面临“失路之人”的迷茫与挫败。从这个意义上讲,将这一现象称为集体失意和群体迷失有其合理性。^[16]这也提示我们,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精英高校大学生的自我否定现象,可能无法简单归咎于个体自身或家庭不同形式资本匮乏导致的缺少远见。这种群体迷失或与现代性营造的自我认同背景和普及化时代的高等教育密切相关。

2.多重现实的干预:家庭期待、现实生活情境和网络社区

(1)家庭期待。

在父母看来,考入“985工程”或者“211工程”高校表明子女淘汰了很多同龄人,已站在金字塔的上端,其今后的人生可以也应该延续这份荣光。但是,小组成员对高考意义的叙事则并非如此,认为其改变命运的功能十分有限,人生有多条赛道,很遗憾自己以前只能走高考这一条“鸡虫之争”的道路。

作为受访人为“废物”之喻所困扰的干预条件之一,家庭期待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背景,而是在变迁中与当事人的自我认同互相建构的另一主体。这个相互建构的过程往往以双方巨大的分歧为开端:“我真的只是个five(废物的谐音),她(母亲)却一直以为我是天选之子。”(“济元”)家庭这种“人上人”的期待是考上重点大学的客观事实带来的,但随着子女进入大学,他们的“过去—现在”自我认同的连续性遭受巨大挑战,家长也在子女遭遇困境的事实面前不断重构自己的期待。相较于学校的教育制度、网络社群等其他外部干预条件,家庭期待干预条件有更高的弹性,在一些深受自我认同困扰乃至需要药物治疗的当事人那里,家庭的期待很明显地进行了调整,大幅降低。

另一方面,家庭期待干预作用的发挥也更加直接和强烈,故而父母的期待强烈地困扰着子女。“有多少‘废物’的产生是因为家庭?我妈总是看见别人家的孩子做什么就让我做什么,她完全不顾及我的实际情况。每次和我妈打完电话就这样,整个人就不好了,忍不住想哭,手没力。”(“乐琳”)

(2)现实生活情境。

当事人都有读大学的经历,大学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广泛且深远,因此,这里所说的现实生活情境包括学校和工作场所。从本研究的资料来看,作为当事人自我认同干预条件之一的大学,其发挥的作用主要源于学校教育制度与规则。对深受身份认同困扰的当事人来说,不能仅从横向角度看学校是如何塑造他们的身份认同的,还要从纵向衔接的角度来看整个教育过程对他们自我认同的影响。这就涉及两个衔接环节,一是高中与大学在制度和规则上的衔接,二是大学和未来求职就业的衔接。从已有资料来看,组内成员在这两个衔接环节上都遇到了较大的挫折。

第一,学校制度的变化与生存心态的滞后性。中小学教育本应与高等教育具备一体化延续的特征,即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提升。但事实上二者在制度和规则上存在较大且突兀的变化,而且当事人生存心态的转变严重滞后于这种变化。在大多数情况下,进入重点大学的学生是被规则塑

造的群体,他们是规则的受益者,得到了现有选拔制度的认可和鼓励。这种选拔制度在很多当事人眼中是无须“自我学习与自我规划的意识”(“正则”),学校教育制度已经为大家指明了清晰的路径,即“把时间用在能简单粗暴换取分数的事情上”(“思骋”)。因此,他们信奉、遵守学校教育制度和规则,将考试分数对应的某个大学作为理想放在自己的心中,并且深信将语数外等各科目学好,进入大学以后就轻松了。很自然地,将考入某个大学作为理想的外部规训一旦被当事人接受和内化,他们在进入该大学后必然会有实现理想之后不知道做什么的迷茫。“进入大学后,真的不知道怎么生活,怎么学习。很可怕的一点是我的脑海里根本没有要作自我规划的意识。”(“正则”)他们因而延续了高中时期的学习和生活方式,认为上完课就行了的状态是正常且正确的,而对于保研、就业和出国留学等一无所知。“只能是随波逐流,大学四年的时间里都耗在了这些意义不明、目标不明的事情上,而且它们都碎片化了我的时间,没有给自己留下整段时间用于深度学习,没有打造核心竞争力。”(“正则”)

当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又发现过往的人生经历都集中在考上某个大学,缺乏真实生活的经历,并不知道自己的兴趣爱好是什么。此外,他们习惯在外界给定的轨道中行进。“接受不了一点点变数、接受不了一点点不在预期、既定的轨道上行走,持续地焦虑,我的心好像缺了一块,失去了快乐与自洽的能力。为了保持安全,开始无比焦虑地与别人挤着走在看似正确的道路上,但不清楚前方有没有光。”(“思骋”)

第二,在高度竞争环境下多数人的迷茫和普遍性的内卷。正如研究资料呈现的那样,该网络小组成员在进入大学之前极少有人在认识自己的基础上作出过明确规划,他们仅是遵照外界的期许,将高考作为唯一的赛道。进入大学之后,他们逐渐发现人生赛道实际上有很多条,但作出正确选择需要对外部世界有清醒的认识以及对自我有深入的探索 and 了解,而这些功课在其以往的学习生涯中都是缺失的。之所以需要导航,是因为我们对通往目的地的道路并不熟悉,而导航只是依照某些标准精确计算出可选择的道路,可能是速度最快的,也可能是路程最短的。如果大多数人都处在迷茫状态中,需要依靠外界的导航才能前行,那么他们更可能被指引到一条或少数几条道路上,这导致的结果便是“将路堵得死死的”,也就是“大多数人的迷茫导致了普遍性的内卷”。“我不知道我在大学里面应该去做一些什么事

情,所以进来了之后看到别人在参加竞赛,我就也去参加一项竞赛,他好像去做了一个科研项目,那我也去做一个。”(“正则”)

第三,被寄予太多期待与奢望的作为跳板的精英高校。研究资料显示,作为干预条件的学校教育被寄予了极高的期待,大学制度化的人才培养目标相较于家庭期望弹性更低,在与当事人自我认同的互相建构过程中极少发生变化,始终以一种锐利的形态修剪着那些试图越过精英边界的个体及其想法。卷入其中的当事人只是由高考这一场选拔而被安排到前面一排的人,但他们却要在整个求学和职业生涯中一直以是否掉队、能否成为“人上人”来建构自己的同一性。“‘985’像是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在头顶,……整个社会把‘985’当成了最后的跳板,也不乏有人确实从这里改变命运,但更多的是没有站在风口的像我一样做着普通工作拿着普通收入的人,因为辜负了‘985’逆天改命的精英人设,变成了‘伤仲永’。”(“敏慧”)

在这里,高等教育成了现代社会中人们战胜对手,获得资源与机会,获得荣誉和地位,从而超越他人的工具,进而获取优势职业并实现阶层跃迁。高等教育以一种缥缈的美好未来形象不断地蛊惑着卷入其中当事人的心志。这种出人头地的期待和成为“人上人”的奢望不可避免地塑造了当事人的优越感,使他们陷入不断地与周围的人进行比较的泥沼以及不停向上攀爬的紧迫感中。^[17]“人上人”的蛊惑极具诱惑力,许多卷入其中的当事人为了能够兑现这个许诺,放弃了当下生活中许多正常的需求,甚至连看一场电影都认为是虚度光阴而感到懊悔。除了“学习”这一条“正途”,做其他任何事情都有玩物丧志的警钟在耳边敲响。

当文凭法则不再能解决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他们需要亲自击碎建构了十几年的骄傲和优越感,以解决蛰伏在自我认同道路上的精神危机,这对青少年而言并非易事。尤其是当他们发现与自己共享相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同事很多来自普通院校时,他们会感慨:“感觉当年读个普通本科就足够了,期待值会放低。”(“沁园”)在建构自我认同的道路上,作为干预条件的精英高校为生活其中的万千青年注入了太多的期待。

(3) 网络社群。

本研究关注的该网络社群汇聚了来自四面八方诸多重点大学的在读生或毕业生,由研究资料可以明显看到他们遭遇的挫折和累积的负面情绪。有研究者认为该社群的存在使得进入小组的成员的负面

情绪被放大,故而弊大于利。^[18]但是,对于这个问题,组内成员的意见并不相同,利弊都有的看法更为常见。其中,有利的方面包括:有了表达的平台而且有人倾听并给予安慰,获得了好的学业与求职建议等。无论利弊之争怎样,已有的证据都表明,这个网络社群成了卷入其中的成员探寻自我认同的干预条件。

如果没有这样的网络平台,那些青年人由于专业选择不如意、学业受到挫折、求职就业不顺利而遭遇自我认同危机的时候,更倾向于认为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及家庭出身原因所致。比如从先赋条件匮乏思路去审视家庭经济地位,进而采取自我否定式的反躬自省:家庭不能提供足够指导,缺乏生涯规划,缺乏自制力,缺乏远见,等等。随着网络社群的建立,他们因为共通的学习、工作和情感历程而聚集,并且经常在浏览别人的经历时发出“世另我”(意指世界上的另一个我)的感叹。换言之,在这个社群中,他们发现在自己未曾看见的地方还有许许多多的青年个体和自己一样有共同的名校身份,也正遭遇挫折和身份认同危机。作为自我认同之干预条件的网络社群,重构了他们对自身与名校生群体之间关系的看法,即他们的自我否定不再是单独的个案,而是有很多同样是“废物”的同伴共享的相似经历。当逾12万成员聚集于此,并且许多人分享了他人的遭遇和心路历程,这个网络社群也事实上帮助他们缓解了部分压力,促成了他们在多重社会现实中协调自身身份认同的旅程。

3. 多样化的应对策略

从两个渠道收集的资料来看,卷入其中的当事人在面对专业选择不如意、求职规划不顺利等诸多学业和工作问题时,采取了不同的主体行动,该类属有转换赛道和自我调整两个属性。其中,转换赛道是一种指向外部的改变,而自我调整是指向内部的应对策略。两个属性在纵向上没有关联,可以理解为向外和向内的两种不同应对策略。

(1) 尝试转换赛道。

本研究中的所谓赛道,主要是指就读的专业和从事的工作。当事人用转换赛道来描述在学业和求职就业中遇到挫折时采取的指向外部的应对策略。其中,转换专业也有不同的方式。部分当事人在学业上遇到了较大困难,如对就读专业不感兴趣或者学习能力不匹配,他们当中有人申请调换专业,也有人以很大的决心和勇气尝试退学复读。退学复读需要巨大的勇气,因为付出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都很高。同时,转换专业也并不是每个想要改变的人

都可以做到的。“大学阶段其实是有一些转专业机会的,比如工业设计,但这个要求素描和设计基础,我不太适合;还有大二下的一次工业工程转专业机会,但当时眼界不够开阔,如果重新回到大三我肯定就转了。”(“明熙”)在本科阶段无法完成转换专业的当事人还可能选择跨专业考研的渠道。“跨考了三年,从软件工程到社会学。”(“熠然”)以上是针对学业之废、专业之废的应对策略,面临求职之废的当事人亦有不同的应对策略,其中换工作和考公务员是两种选择频率较高的策略。“本来我的职业计划是这么进行的,我觉得也还行,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融入得很不好,当时觉得那半个月很痛苦,然后我没有扛住就辞职了。现在其实也就是想去考公务员,已经是属于较大程度推翻我过去的职业计划了,其实算是一个从头开始的选择。”(“清芷”)

(2) 寻求学习自身的乐趣。

与转换赛道策略不同的是,仍有许多当事人并不打算改变就读的专业或从事的工作,而是试图调整自己的心态,以期能应对糟糕境况带来的焦虑与抑郁。他们觉察到自己实际上并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学习那些专业课程,也并不清楚这些课程与将来的工作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想获得现有评价体系的肯定,获得成就感。当学习状态松懈或者遭遇学业挫折而且外部评价体系不再给予肯定的时候,他们再也无法找到学习的乐趣,并对学习产生了更深的厌恶情绪。但是,他们依然在乎大学评价体系给予的等第是否高于他人。这是一种互相矛盾的心态,也是组内学业之废者的常态,他们由此而产生的应对之策是试图寻找学习自身的乐趣。“关注了一些学习up主,视频质量精美,能够展示出一个优美的学习环境和生活氛围。看他们的视频,我能真情实感地直观感觉到学习这件事是美好的、有意思的,而且是令人享受的,(它)能够改变你对于学习这件事的态度。”(“翰飞”)

(3) 逃离现有评价体系。

寻求学习自身的乐趣是不打算转换赛道者的一种应对策略,也是外界褒奖不可得时的另一条出路,选用此策略的当事人依然渴望在现有的评价体系中获得肯定,而且这对他们而言仍是成就感的重要来源,但并不是所有留在原赛道中的人都选择这一策略。有部分成员步入了一条更为彻底的改变之路,那就是逃离现有的评价体系,另寻人生的出路。他们依然还在现有赛道上,而且也在外界的目光,享受被瞩目的感觉,只不过无法协调“之前学生时代的高光时刻”和“一地鸡毛的现实”,这种被瞩目的感觉

不是来自既有赛道取得的成绩,而是他们在其他领域探寻时获得的掌控感、满足感乃至优越感。当其他领域能够给予他们此种感觉时,所在赛道的评价就不再困扰他们了。虽然他们依旧认为和原来的同学相比是“废物”,但这种羡慕感已经不再像原来那样压迫着他们,而且从中无法找到人生的意义。“客观上来看,我还是一个在国企上班的普通女生,没什么进取心。但主观上来说,我很久很久没有羡慕过别人了,因为我很忙。而且在自媒体平台甚至有人开始崇拜我啦!我需要掌控感、满足感,做蛋糕这件事可以给我带来这种感觉。”(“惠然”)

4. 核心类属:协调多重现实的自我认同重塑

在分析了本研究的当事人为何自称“废物”、多重现实的干预以及他们采取的多样化应对策略之后,以下将对本研究核心类属展开探讨,即协调多重现实的自我认同重塑。表面上来看,这种自嘲包含了自我否定的意味,但正如当事人所讲的,大部分成员并不是真的“躺平”了,实际上是心有不甘,想要改变现状,并且尝试通过转换赛道、调整心态等方式寻求自我认同的新平衡。这里的否定并不是自我认同的终点或结果,而是走向新自我认同之旅的开端。从上文的分析可知,当事人重塑自我认同之旅是在外部环境因素影响下重新调整内心秩序的过程。以下将从向外的横向协调和向内的纵向协调两方面对核心类属进行分析。

(1) 优越感遭遇挑战与位置感的重塑:向外的横向协调。

通过与同伴进行比较而建构的优越感,是当事人与外界横向协商建构自我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基础教育阶段,单一学业成绩评价指标上遥遥领先培养了他们强烈的优越感,而在高等教育阶段,以往的学业神话破灭之后,他们不得不在与外界期望的相互建构中寻找新的自我认同。向外的横向协调主要指代个体如何看待自己与同龄人的关系,并将同龄人作为参照物以寻找自身在环境中的位置,是个体社会身份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步,本研究的当事人亦是如此。精英高校借助高考来实现的选拔制度,塑造了个体必须胜过他人的信念,能够进入精英高校的当事人本身就是这场选拔的胜出者,也是现有制度的维护者。他们将中学时代“习惯了优秀,不允许自己比别人差”(“甘棠”)的生存心态自然地带到了下一个人生阶段。“‘985’标签就说明我们基本上是认同这个基本体系的既得利益者,……没有人真的会觉得这个体系不行,因为我们客观上是胜利者。”(“熠然”)

习惯在与周围的人作比较的过程中寻找自己位置和认同的生存心态,促使他们奋发有为、不甘落后。维持这种优越感极具挑战性,维持过程本身就将每一个卷入其中的人变成了脆弱的、孤立的个体,因为他们必须将所有人视为竞争对手。而一旦在与他人的比较中自己不再是优胜者,既往比较中建构的优越感会对自我认同带来巨大的挑战。“这是巨大的痛苦和内耗,敏感而习惯优秀的人,怎样放弃这种什么时候都在想我哪里比他强、他哪里比我强的病态思想呢?”(“璞玉”)

在与周围的人比较中建构的优越感如若面临挑战,当事人需要在与外界期待的互动中建构新的位置感,尽管这个过程是痛苦的。“接受自己的平庸好难,来到 five 组发现我的那些痛苦和大家也没什么分别,原来我们都一样,我也是个没什么能力、没什么特长、也没有什么闪光点的人。”(“冬羽”)从“人上人”到“人中人”^[19],位置感的重塑是在不断地协调多重现实中逐渐完成的。尽管如此,承袭自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业优胜心态依然不断地鞭策着他们延续这份荣光。“我可以说是‘小镇做题家’,从小到大一直是卷赢了身边挺多人,所以自己就已经习惯了,可能因为我从小生活这样的环境里面,所以就是一直愿意、一直想要跟同辈进行比较。”(“瑾瑜”)建构自基础教育阶段的优越感在遭遇挑战后,当事人向外的身份协调转向了向内重塑位置感,但这种重塑需要协调与过去、与未来的连续性。

(2) 自我认同连续性的断裂与再建构:向内的纵向协调。

在向外协调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在基于“卷赢”同龄人而产生的优越感面临挑战时,自我认同的连续性发生断裂,这意味着当事人需要在“过去—现在”以及“现在—将来”的纵向序列中重新协调自我认同。

首当其冲的是“过去—现在”的向内协调。正如组内一些极具洞察力的分析显示的,当事人在对自己的命运进行剖析时,认为当下沉溺于自我否定心态中无法自拔的状态乃是由于“原有的人生观崩塌,新的人生观还没有建立”(“思嘉”)。在这里,“原有的人生观”既包括个体为之奋斗的目标,如“唯一的目标就是为了高考,老师灌输的观点是只要考上大学,一切都会变好”(“子为”);还包括为目标而行动的驱动力,如“一路就是被我不能比别人差这个信念推着走的”(“子为”)。进入大学之后,当事人所处的境况并没有如之前他所认为的那样——一切都变好了,恰恰相反,他们迷失在多种多样的机会充斥的学

习和未来求职就业的汪洋大海中。此时,如以往的单一目标不复存在,每个人都需要自主选择人生的道路和行进的方向,而原有的“我不能比别人差”的信念已经无法发挥作用,甚至连比较的标准和对象都已经变得陌生和模糊。在迷茫中,消费主义和社会阶层分化的事实反而变得更加清晰可见。“现在让我换个信念,我还是没有成熟到可以坦然接受。”(“思嘉”)至此,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自我否定的内在机理,但这并不是自我认同的终结,却恰恰是重构自我认同的开端。

这个开端在纵向序列上也就是“现在—未来”身份认同的协商,简言之,当事人需要重新确认自己是谁,未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一重新确认的过程以“过去—现在”时间序列上自我认同的崩塌为开端,同时也包含了与周围环境的协商,即在群己关系中重新确定自己的位置。本研究当事人的共同点在于他们对自我不同程度的否定宣告了新身份探索之旅的开启,但他们对未来的建构却并不一致。

有的人虽然意识到自身优越感遭遇了挑战,但依然选择坚守这种优越感,在横纵两方向的自我认同协调中死死抓住发端自基础教育阶段的优越感,以之对抗现实世界的侵蚀,却始终无法达到自我同一性。“我菜、我烂、我给学校丢脸,可是我争取荣耀、虚荣的自以为高贵的心一刻都没有止息过。我仍然只想去最好的地方,因为我从小被教育要做最优秀的人,我是被这样教育着长大的啊!我应该做最优秀的人,本就该傲视群雄、艳压群芳,有很好的工作,过美丽的人生,现在只有苍白的野心和一地鸡毛。人活着会有不同的支撑,而我到现在为止全靠从前积攒的优越感活着,说是我安身立命的根本也不为过。可能大家觉得如果我不放下这些执念,我就永远都得不到安宁。无所谓,我愿意舍弃安宁。”(“佳瑶”)

有的人选择改变过去业已形成的自我价值感,放弃附着在高考等外部选拔制度上的意义感。“回顾自己高中拼尽全力只为考个好大学,上了大学却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在重新探索自我同一性的道路上,他们首先抛弃了过去秉承的信念。“看见高考的新闻和热搜,多年以后才发现当年的竞争和计较完全是‘鸡虫之争’,在意的东西也没有那么大的意义,前十几年根本不明白人生是有好多条赛道的,对成绩和分数比来比去,现在只觉得是在搞笑。”(“谦睿”)进而他们也抛弃了从优秀的学业成绩上获得自我认同的做

法。“当初挂科重修的时候我总觉得我的人生好像完了,……可当我大四经历了秋招后回头看才发现,原来这根本不算什么事,我面过的很多公司甚至根本不问我的成绩。也是秋招以后才更明白企业需要什么样的大学生,这个时候我发现自己好像比以前有底气一些了。原来只要放过自己,积极应对,没有什么会是过不去的坎。”(“修远”)这一群体“现在—未来”自我认同的建构方式不同于前者始终如一的建构路径,他们选择推翻原有的认同,认为“不必太在乎成绩,大学里真正的失败者只有一种,那就是没有为自己明确的目标而努力的人”(“毓秀”)。当他们选择新的认同来建构“现在—未来”的一致性时,一条全新的身份探索路径已经变得清晰可见。“经历了这一次全面崩溃,我开始真正审视我自己,我究竟想要过什么样的人生。于是我明白了,我想要过‘我’想要过的人生。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很轻松,很释然,我在用自己的脚走自己的路,我不用再囿于什么条条框框,我选择那个自己最向往的事情。”(“芦苇”)

在崩塌后重塑“现在—未来”一致性有上述两种不同的路径,需要协调纵向的“过去—现在—未来”以及横向的外部环境,而身份认同仍然是未完成的状态。这种自我认同的建构对个体成长意义重大,即便是重要的外部环境(如职业状态)已经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内部的自我认同却不一定随之完成。“虽然从社会意义上我现在不算废物了,不过心态却未曾改变,现在依然被自卑、敏感、焦虑的情绪困扰着,无非就是以前更多的是自我厌弃,而现在更多的是自我否定,时常觉得自己配不上目前拥有的一切。学会怎样与自己和平共处,这也许是我这样的‘小镇做题家’需要终其一生去探寻的问题吧。”(“致远”)无论是选择坚守优越感的身份认同,还是改变既有信念拥抱新的动态平衡,他们都需要在协调多重现实的过程中完成自我认同的建构。

五、结论与讨论

回到最初的问题,在精英高校大学生协调多重现实的自我认同之旅中,采用扎根理论提炼的多个类属在不同属性上呈现了多样化的维度,也就是说,我们很难为这些遭遇自我否定危机的青年人画出一幅群像。他们是千差万别的,拥有不同的家庭背景,就读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学业表现、求职经历和职业生涯,而且在身份探寻过程中的主体行动也非常多样。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家庭期待、学校教育制

度以及网络社群等干预条件是相似的,指向了包括向外横向协调与向内纵向协调且未完成的协调多重现实的自我认同。从本研究中精英高校大学生的自我否定现象来看,他们的成年初始期是处在现代社会高等教育背景中的一段特殊生命时期,在以往心理学的视野中既非青少年时期也非成年时期,落入了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未知区域”。自我否定是当事人跨越“未知区域”的外在表象,其深层次机理乃是个体在与外界互动中重新建构自我认同。正如很多受访者认为的,类似的自我否定现象在精英高校大学生中并不是独特的个案,而是较为普遍的个体心态。本研究的结论也指向了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衔接困境。

个体早期学校教育经历形成的自我感与当下所处情境的矛盾冲突对自我叙事的连续性提出了挑战,一直以来承袭的优越感信念在新的群己关系中亦遭受严峻挑战,众多个体在探寻自我同一性道路上呈现的自我否定反映了其自我感觉的破碎,重塑自我认同的过程受到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诸多制度的干预。本研究的当事人从小接受的教育目标是确定且清晰的,即“考上一个好大学,一切都会好”。但他们进入好大学、进入劳动力市场后,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从单一目标世界进入了一个机会和选择繁多的世界,而看似有无限的可能和众多的机会可供选择,个体却极易容易淹没在各种“机会”的诱惑之中。^[20]

自我身份认同是个体以反身性方式,通过各自的经历来重新理解和认知的自我。基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自我认同在纵向上的连续性与个体平生经历的脆弱性质紧密相关:自我身份认同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能让特定叙事模式持续下去的能力。但是,当本研究的当事人进入大学、职场,他们平生中一些构成自我身份认同的特质(如总是能“卷赢别人”)随着情境变化也发生了难以为继的改变,他们便产生了强烈的羞耻感和负罪感,这在本质上是他们对自我叙事连续性被打破后的焦虑。早期教育经历在赋予他们自我认同核心内容的同时,也成了束缚他们自我实现的主要力量。

不过当事人在高等教育场域中或可逃离其过去经历织就的“牢笼”,为现在及未来的发展重新制定路线。在反身性叙事中,他们逐渐完成了对基础教育阶段塑造的“人上人”价值目标的校正性参与和再叙事。如本研究当事人对高考意义的再认识,他们尝试对自己过去的生命历程以及过去信奉的价值体系进行重新建构,期间也伴随着对未来生命道路的

憧憬。尽管“人上人”的荣耀诱惑着他们继续一种具有连贯性的生命叙事,但他们依然准备勇敢地与过去决裂,并且启用新的行为方式,以避免坠入旧有轨道。例如,在他们过去的生涯中,只需要认真上课并完成好老师布置的作业,就可以达致让人安心的状态,但由这种既定行为模式所获得的安全感是脆弱的,它在新情境中随时可能幻灭。这种旧有的看似安全的行为模式其实并不能够让人对把握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

教育塑造的“人上人”的期待是本研究当事人在探寻自我认同、获得自我同一性旅程中必然会遇到的一道关卡,无论是破解这种期待还是继续保有这种价值取向,他们的自我认同之旅都是一段重新开始的征程,需要在过去的成长背景、现实的发展状况和未来的发展理想之间建立一致性。从纵向衔接来看不同教育阶段的连续性,有研究者认为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教育的规则倡导的是“绩效主义”,体现为明确的学习目标和单一的评价标准^[21],学生需要在一场接一场的考试中以超越他人的分数来获得制度的认可,如此筛选出的“拔尖者”常常是熟悉规则因而跑得快的人。为了提高在不同指标体系中的显示度,效率主导之下的套路使得卷入其中的人成了“拉磨之驴”,即多次练习答题套路,形成身体与认知的直接反应,最终以准确且高效的表现于现有的筛选制度中脱颖而出。这些速成的套路显然不足以支持当事人进入大学之后的成长,是为“拔尖的陷阱”。^[22]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也显示精英高校兼具自我压抑和自我实现的机制,呼应了上述“拔尖的陷阱”。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是否存在文化专断并且相互割裂,进而如何做好二者的衔接是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再就是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衔接,两者若奉行相同的规则,则意味着精英高校毕业生绝大多数将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而极少会坠入次要劳动力市场。布尔迪厄(P.Bourdieu)在《国家精英:名牌大学和群体精神》一书中揭示,法国通过大学校体系帮助精英阶层完成了阶层再生产,其关键在于精英教育和权力场域的符应关系,大学校培养的毕业生未来多成为政治经济领域的要人。在本研究呈现的案例中,随着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精英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对应关系并不那么绝对,很多精英高校的毕业生仍需在劳动力市场中浮沉多年才能确定自己的位置。用布尔迪厄的炼金术、点金术话语来表达,精英高校毕业生未来在劳动力市场的位置需要学业资本“炼金”,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点金”,最

后达成经济资本的“成金”。^[23]只有学业资本通过社会“炼金术”转化为其他资本时,它才具有转化的资格。如若“炼金”过程遭遇失败,他们很容易被打回原形,不得不另寻重新建立内心秩序的信念。但如果仅从就业一个维度衡量高等教育的成效,将其变为一场激烈的分类竞赛,也极其容易坠入“优绩暴政”的窠臼。^[24-25]阶层身份的探寻和确立仅是精英高校青年人群成长道路上的一道关卡,过分强调这一重社会身份容易坠入单一身份的幻象,不利于青年人自我同一性的建构。就业导向不是高等教育的唯一目标,“认识自己”的使命在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的今天依然十分重要。

注释:

- ① 在自我同一性的后续研究中,玛西亚(J. Marica)从探索与承诺两个维度进行测量,区分了自我同一性的四种状态,分别是同一性获得、同一性延缓、同一性早闭和同一性扩散。不过上述对同一性状态的概括不足以描绘成年初期自我认同的复杂图景,“探索”和“承诺”两个维度也无法全面地刻画自我同一性理论,更无法解释本研究当事人自我否定之后的身份探寻。所以我们没有从探索和承诺两个维度对本研究当事人的自我认同状态作判断,而是回到埃里克森自我与环境互相建构的思路开展研究。
- ② 该核心类属是施特劳斯(A. L. Strauss)和科宾(J. M. Corbin)所讲太阳型核心类属,其他类属绕其旋转。

参考文献:

- [1][16][18] 魏杰,黄皓明,桑志芹. “985 废物”的集体失意及其超越——疫情危机下困境精英大学生的“废”心理审视[J]. 中国青年研究,2021,(4):76-84.
- [2] 李沁柯,夏柱智. 破碎的自我:“小镇做题家”的身份建构困境[J]. 中国青年研究,2021,(7):81-88,95.
- [3][7][20] 刘云杉. 培育“双重资本”应对“奥德赛期”[J]. 高等教育研究,2009,30(9):68-76.
- [4] ARNETT J J, JENSEN J. Emerging Adulthood: A Theory of Development from the Late Teens through the Twenties[J]. American Psychologist,2000,55(5):469-480.
- [5] BENDLE M F. The Crisis of “Identity” in High Modernity[J].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2010,53(1):1-18.
- [6][10][11][14]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M]. 夏璐,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50,70,70,179.
- [8] 勾金华. 大学生自我同一性危机研究[D]. 上海:上海大学社会学院,2014:8.
- [9] ERIKSON E H. Childhood and Society[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1993:242.
- [12] 王晴锋. 戈夫曼与情境社会学:一种研究取向的阐释性论证[J]. 社会科学研究,2018,(3):122-128.
- [13] 廖青,黄绮妮. 阶层身份认同:理解我国农村籍大学生就读经验的新视角[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0,41(6):75-82.
- [15] 陈向明,王富伟. 扎根理论研究需要如何读文献?——兼论扎根理论不同版本的界定之争[J]. 比较教育学报,2020,(2):3-14.
- [17][24] JIN J, BALL S J. Meritocracy, Social Mobility and a New Form of Class Domination[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2020,41(1):64-79.
- [19] 刘云杉. “助少壮求位育”:关注乡村教育变迁下的青年命运[J]. 探索与争鸣,2021,(4):19-21.
- [21] 铿铿金声读书会. 大学文化真的不适合农家学子吗?[EB/OL]. <https://mp.weixin.qq.com/s/n54jfmSEgYkH1h0kau2pg>.
- [22] 刘云杉. 拔尖的陷阱[J]. 高等教育研究,2021,42(11):1-17.
- [23] 鲍俊逸,程晋宽. “国家精英”是如何形成的——布尔迪厄对法国大学校的社会制度分析[J]. 教育学报,2021,17(6):90-100.
- [25] 迈克尔·桑德尔. 精英的傲慢[M]. 曾纪茂,译.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1:179.

(本文责任编辑 李晓宇)